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二千五百七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

案周

公蓋佐王以朝諸侯非諸侯朝周公也且據目錄以記言是記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也乃云諸侯朝周公蓋悞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方

氏慤曰孔子言宗祀文王則祀事以之明孟子言  
行王政則政事以之明此言朝諸侯則朝事以之  
明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  
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曰  
明堂位也 馬氏晞孟曰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  
政教之堂見於聖賢之言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  
之外無足信而此篇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  
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

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案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  
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刪改以  
為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歿用天子禮樂  
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  
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魯用郊禘  
其為成王所賜及後所僭者攷諸經傳自明此必  
周末魯陋儒為之或以為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

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  
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於義無可取惟是  
四代禮樂服物器具略具於斯則考禮者之所不  
廢云

通論陸氏佃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  
也 楊氏復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  
以出教令之堂也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  
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

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  
牕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  
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  
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  
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  
也鄭於此則用淳于登之說別錄則依考工記之



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

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  
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圓水則  
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素準正論  
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  
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  
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因  
倖截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  
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  
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  
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廡在內人物衆  
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  
之意也 陳氏祥道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

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  
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  
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  
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  
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  
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  
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

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  
聽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翔於南門之外則在  
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  
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在國之外可知鄭  
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  
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左右之堂曰介以其  
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饗在焉故  
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  
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案明堂之制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漢  
公玉帶上黃帝圖四面無壁中一殿覆以茅茨上  
古惟事天制朴略如是足矣堯曰衢室言室疑有  
壁言衢則四達然猶一室也考工記夏后世室五  
室九階四旁夾牕則室分而每室四戶戶兩牕且  
以安身矣殷人重屋則幾如樓故方士因之言神

人好樓居周人彌文則就五室又析而為九故大戴言九室十二堂考工複言五室文譌耳然自是五室九室兩說爭衡而不決不知明堂有廟有室有堂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大室蓋事神於太廟之堂安身於大廟之室此地合而用實分也分祀五帝則南明堂北玄堂東青陽西總章合此太廟為五廟以安身則四左个四右个合此太室為九室而

四仲實皆居太室各以方啟蔽其戶牖即為十二室也以布政則即以四正為堂設斧依於此故明堂立堂太廟早被以堂之名而八室室各直其堂則即謂之十二堂亦無不可此又用分而地實合者也尚書大傳言路寢九雉雉三丈則二十七丈蔡邕獨斷言明堂廣二十四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宮九百步即區之為九而每方三百步步八尺則方廣二百四十丈是考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

者止就一堂度之非通明堂之縱廣而計之也唯就此九百步者為四周之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為二十五區中一區為太廟太室周八區為太廟之庭四面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圓面三區中一區為太廟旁兩區為左右介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為諸侯序立之庭則作雒所謂四阿考工所謂重屋白虎通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



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通指  
内外九室也如此則户皆有可由牖皆可受明而  
事神布政安身亦各得其用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朝直遙反斧音甫依本又  
作扈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  
户牖之間

孔疏釋宮云户  
牖之間謂之扈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之

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

所立之處斧依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太室戶牖間

方氏慤曰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扆也

馬氏晞孟曰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郊特牲曰天子南鄉答陽之義 王氏曰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存疑 吳氏澄曰成王七年之三月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

存異鄭氏康成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

也不於宗廟辟王也

孔疏案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

謂辟成王也

天子周公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  
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吳氏澄曰考之書

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  
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  
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  
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不見周公代王受  
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蓋是周  
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注謂周公攝王  
位朝諸侯非也

案吳謂周公營洛王不在洛諸侯以侯會三公之禮見公非也洛誥明言佯從王于周戊辰王在新邑安得謂王不在洛諸侯但以會三公禮見公耶蔡邕引檀弓有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之文朱子釋頌清廟篇亦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又引書大傳周公升歌清廟左傳言清廟茅屋則此明堂之為清廟在洛邑而不在鎬京其為朝諸侯之地而非七廟之廟甚明但書所謂烝祭在冬而以文武

並配其後則在季秋而專以文王配如孝經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耳亦不得訾太廟明堂同實異

名為謬蓋古路寢太廟明堂辟雍規制畧同初非合

四者于一地也或據覲禮謂明堂即方明壇恐不然

蓋方明止一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並無堂室戶

牖所謂在王都則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特築之巡守

至南西朔三嶽無明堂亦築之若洛邑泰山有明堂

則不須築壇即于太廟設方明行會盟四大廟受幣

亦無不可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耳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疏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

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伯以下皆云國諸侯云位者以三

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案逸周書三公下亦有之位字

方氏慤曰

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公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答王焉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



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正義皇氏侃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東今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

方氏懋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及職方並謂周禮  
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答趙商問云職方四夷  
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  
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 陳氏祥道  
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  
戎索和以吾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  
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  
於西北之門外宜矣

案朝宗覲遇會同雖異名而統曰見義固取乎其面  
天子也面天子則皆當北面不北面則皆當北上故  
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覲禮曰同姓西面  
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以近君為尊也若四裔既在四  
門外不得見君則周而環之隨其所面而皆以右為  
尊所謂地道尊右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

堂之位也

采七在反塞先代反又先則反  
又逸周書四塞字在九采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門謂之應門

孔疏明堂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

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向大門應門也應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四塞謂夷

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朝周禮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

案采衛要三服止言九采

舉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孔疏周禮大行人文案四塞兼鎮

蕃三服不悉數畧遠也

方氏慤曰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

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存疑鄭氏康成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

帥諸侯而入

孔疏案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牧

居外而糾察之也

孔疏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

孔氏穎達曰九州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

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采亦是事言各掌

諸侯之事 陸氏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

與變言采者亦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朝會一見王朝於門外是也

辨正王氏炎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九采之國反

在應門外鄭說曰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案此序諸侯之位証以禹貢周官多不相符鄭注九



采九州之牧九牧不應序應門外故陸氏以為要服  
荒服也孔氏以為采取當州美物貢天子謂之采則  
采之為言貢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  
貢荒服者王歲貢終王是蠻夷近戎狄遠也此九采  
之貢即上蠻夷四塞告至即上戎狄而王制分蠻夷  
為東南戎狄為西北周家疆土始自西北而漸及東  
南以洛邑天下之中計之實是西北之戎狄近東南  
之蠻夷遠不相反與蓋蠻夷戎狄各舉其種類性情

氣習名之東南地遠而柔順易服故列之要服中言  
猶可要約也西北地近而剛狠難服故列之荒服中  
言此止可包荒不必以禮信責之也明乎此則異同  
之說有不必爭矣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疏大司馬職

云設儀辨位以等  
邦國鄭略引之

孔氏穎達曰欲顯明諸侯之尊

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吳氏澄曰此總結上文

因釋明字之義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  
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相息  
亮反

量徐  
音亮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  
也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  
豆區斗斛筥筥所容受 孔氏穎達曰此明周公有

勲勞之事鬼侯周本紀作九侯 方氏慤曰紂之罪

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度起於黃鐘之長其方象矩量起於黃鐘之龠其員象規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又曰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况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

案金縢及東山詩周公當攝政時即居東及東征何

暇與政而乃有三年太平之說乎至營洛為立國要計如力役猶至說則特以是姑試民心而已不足信也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

功曰勞

孔疏是司勳職文

曲阜魯地

孔疏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注

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  
阜逶迤長八九里

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

賦也

孔疏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案論語千

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諸侯之地  
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

詩魯頌曰王謂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

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

朱英綠滕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

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疏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  
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

禽歸魯公羊文十三  
年傳曰周公不之魯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皆為

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  
四代服器 方氏慤曰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  
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於魯書言魯侯  
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  
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井田  
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  
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  
國言之則曰公車其實一也



案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即周禮公  
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  
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為當損安有如  
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  
實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  
百里孟子儉於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  
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  
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尚有

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郟取邾滅項明見於經則  
方百里者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於  
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於孟子者耶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

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

孔疏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注云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

并五五

二十五

孔疏既受五百里之封為五五二十五同

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

百里 方氏慤曰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

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孔子言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

辨正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

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王氏炎曰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 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

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之說與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臯鼬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纖悉畢舉何於最大者反

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賜子  
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  
形鹽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  
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  
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  
禮王使止之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為夸而疑  
似之說遂至今矣

案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

公出居東武庚入於衛以叛二年王師臨衛攻殷殷  
大震潰武庚入於邶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于  
邶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  
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太公  
于齊封康叔于衛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  
月以奄地封伯禽為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為周  
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為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  
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

周公如洛誥多士于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召誥  
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  
命周公留後於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  
十一年周公薨於豐徧考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  
次井然而後儒妄以意為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  
人迷目故合而論之蓋魯地即奄地必奄滅而後魯  
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  
元年皆妄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載音戴弧音胡韞音獨旂其衣反本又作

旗旒本又作旂力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

孔疏祭天尚質大路一就

知是祭天所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

孔疏弧以竹為之其形為

弓以張絃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韞

天子之旌旗畫日

月 孔疏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

通論陸氏佃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

之疾也穀梁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 方氏慤曰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輔氏廣曰變公為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於阼亦以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孟春建子之月

孔疏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

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孟春亦周之孟春魯之始郊日以至

孔疏郊特

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

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

天上帝魯不祭 方氏慤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

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

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太廟魯人

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

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凡

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韞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謂之載旂者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與辨正王氏炎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

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畫同也

案春秋魯郊皆以春無以子月郊者蓋周郊以周正之孟春魯郊以夏正之孟春作此記者欲誇之故以為孟春耳周禘以周正六月魯禘以夏正之六月於周為秋故詩曰秋而載嘗而祭統亦言大嘗禘也鄭

必以魯為王禮而并改郊特牲之周為魯已非正據  
且魯之郊必非成王賜也成王之賜以尊周公郊配  
以稷不配以公於尊公何與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  
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與詩明言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春秋於僖始書卜郊然則呂覽所云惠公  
請而王不許信矣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

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鄭素何

反今如字墨音雷灌古亂反瓚才旦反菴息緩反琖側眼反散先旦反椀苦管反殿居衛反又作擬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

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孔疏公羊文十三年傳

白牡殷

牲也尊酒器也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

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篋籩屬

也孔疏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

孔疏即用竹不

可刺飾故知雕鏤其柄直謂柄也

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

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

孔疏鄭恐

散角以璧為之故

椀始有四足也

孔疏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

巖

為之距

孔疏賀瑒云直有脚曰椀加脚中央橫木曰巖夏世漸文故也

孔氏穎達

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文物具

備之儀牲用白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

殷牲也犧象山壘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

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

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



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壘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也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故用之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謂所薦菹醢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簋形似管亦薦時用也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故曰玉琖加謂尸入室饋食朝獻竟夫人酌盎齊亞

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云加先散後角便文也椀歲兩代俎也椀形四足如案阮氏禮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歲亦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天子以漆飾之 陳氏祥道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也

犧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壘也者貯酒而  
給於尊謂之壘者有雷之象山也者止而安者也壘  
以山者所以安於神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  
故於瓚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用  
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  
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  
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 馬  
氏晞孟曰黃目者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

之上尊也玉豆所薦謂菹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  
簋所薦陸產之物凡器飾之以王者皆貴文之意也  
案犧尊聶氏宗義謂尊腹畫牛是也阮謏言尊為牛  
形先鄭謂飾以翠羽後鄭謂刻為鳳羽莎莎然皆非  
也象尊阮謏言以畫象飾尊是也先鄭謂象鳳凰形  
後鄭謂象骨飾尊皆非也山尊聶云刻為山而畫之  
受五斗壘尊郭璞云刻為雲雷受一石鄭謂刻山於  
壘非也宋劉杳言二尊刻木為之胡翰言皆鑄銅為

之玉瓚大圭者璋瓚用半圭周大圭為柄者貴也簋  
籩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因也玉琖仍雕用夏  
玉琖之制而加雕猶異於周之玉爵也椀俎虞制也  
夏為巖俎周足下又加跗為大房

通論方氏慤曰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此不  
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 王氏炎曰周官有鬯人  
鬱人不加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  
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

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召虎周公在東都  
日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  
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  
后夫人用璋瓚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  
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案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並不言以禘禮祀  
文王於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  
所有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

伯循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於魯者實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內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為周公則周公為魯之始祖薨即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實為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為世室至大禘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 又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

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禘灌用虎彝雉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雉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椀歲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駢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



禮樂哉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任而林反  
或而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廟周頌也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廣大也孔氏穎達曰升升堂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

也下堂下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冕袞冕王著袞  
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舞大武謂為  
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王又服皮弁  
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冕而舞周樂  
皮弁是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周樂是武武質故不  
裼夏家樂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  
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周公德廣非唯用  
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

唯言蠻夷則戎狄可知一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納夷蠻之樂皆於太廟奏之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方氏慤曰武王以征伐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然則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也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舞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樂周官有韎師及旄

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 陳氏祥道曰周之興也功

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  
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  
朝離萬物漸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  
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  
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樂持戟舞助時

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者以春秋二方  
俱有昧株離之異故白虎通與此各舉其一朝離則  
株離也

案記無株離說而疏乃鑿鑿言之此不可解但與白虎通辨異同姑並存之

陳

氏祥道曰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銀以飾  
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  
尹路曰剝圭以為械秘是也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  
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

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皆先武而後文蓋武以威衆而平難

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  
又曰四夷之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  
服色則鞞是也聲音則株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

存疑鄭氏康成曰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

孔疏謂堂下吹

管以播象武之詩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箭南  
籥知非文王樂為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  
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也又曰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孔疏引詩

以證經南夷之樂任南即南也

案先儒謂象為周頌維清篇注疏以象為武王樂前

已於文王世子篇內辨之矣茲不贅顧象有但以管吹之者此所謂下管象與升歌清廟相對一歌一吹也有執籥以舞之者所謂象箭南籥與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相對一文一武也鄭每合象武為一而云以干戚舞象顯與下管字違孔又云下管謂吹大武又顯與象字違矣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卷古本反禕  
音輝袒音誕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

孔疏詩廊風引周禮追  
師證副是王后首服

禕王

后之上服

孔疏案周禮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  
后之所服但禕衣是王后服之上者

唯魯

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

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

孔疏  
世婦

與大夫  
同位

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

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孔氏穎達曰前

經明祀周公用服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  
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  
人立於東房中迎牲於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  
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醑尸之時  
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  
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  
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  
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

合如此 方氏懋曰首飾以副為名者首以髮為正

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也牲則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君與夫人祭主也必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

可侵故言各焉廢職則不揚矣服大刑則肆師於祭

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通論陸氏佃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 方氏慤曰凡

籩則豆從之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蓋以籩尊而豆卑故

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內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言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案女御賤

無與祭禮

案周禮公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則三公之一命衮者皆得以服之而其夫人亦得以服禕衣不必二王之後也陳祥道謂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

君道故其冕如之恐未必然蓋出而有君道者不獨諸侯伯子男於其國亦君也豈皆得服衮乎 又案禮袒而毛牛袒而割牲未有言肉袒者免冠乃肉袒此冕可肉袒乎此肉字疑衍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禘音藥省讀為獮  
仙淺反蜡士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省讀為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

田祀禘

孔疏祭社祀禘大司馬職文禘當為方謂四方勾芒之屬也

大蜡歲十二

月索鬼神而祭之 陳氏祥道曰春言社則知秋獮

者亦祀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  
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

魯得祭之事 方氏慤曰言夏禘秋嘗冬烝而不及

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禘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禘  
為春祭耳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  
則民之所同故也社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  
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

言秋以該春

案言秋猶以該春蒐

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

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

而後可報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春祀魯在東方

孔疏在東方朝恒用春當

朝之年以

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

孔疏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

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皇氏云諸侯預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

方氏懋曰省春

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

主爾 陳氏澔曰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



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  
案此不言春祠者以其或闕故省文也豈謂歲歲廢  
春祭哉 又案禘嘗烝社蜡俱以祭祀言之省亦當  
然鄭改省為獮蓋以獮有方祭耳陳說非不于大蜡  
義相貫然記文六事並列自宜以類相從未必省字  
獨別為一義也

總論吳氏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  
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君卷寃以下為夏

約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袞  
冕后之副褱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於太廟與夫春  
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如天  
子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  
於朝天子之政也

鐸大  
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皋  
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

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孔疏詩大

雅文王  
鯀之篇

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穎達

曰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 方氏慤曰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皋門

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天子五門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五曰皋門皋緩

也近則迫遠則緩皋門為五門之遠者故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魯祭天不得祭圜丘服袞不得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也記者美之云是天子禮耳太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李氏靚曰魯行天子禮樂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

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又

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 陳氏祥道曰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周官小

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是也  
案方氏云自外入皋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皋門之制  
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於理為足  
陸佃以庫門為中門使庫門果中則所謂自寢門至  
於庫門者不應至此遂止也蓋庫雉路三門凡為諸  
侯者皆有之故衛有庫門見於家語特魯之庫雉制  
如天子之皋應為不同也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  
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劉氏敬明天子

亦三門何以別於諸侯乎且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  
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

藻本又作縹音早稅專悅反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

亮反玷丁念反康鄭音杭若浪反陸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山節刻楹盧為山也

孔疏楹盧今之斗拱藻

稅畫侏儒柱為藻文也

孔疏侏儒柱梁上短柱也

復廟重屋也重

檐重承壁材也

孔疏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

刮刮磨也鄉

牖屬謂夾戶牕也每室八牕為四達

孔疏詩幽風塞向墜戶是牖屬

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

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

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

孔疏崇高也亢舉也

為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

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

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孔疏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

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故稱屏曰桴思

孔

氏穎達曰此論魯太廟之飾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



摩柱也達鄉者謂戶牖通達坵築土為之反坵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陸氏佃曰崇坵崇矣康則使圭安焉康讀如字坵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 應氏鏞曰嚴密靜深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而重檐則又以避風雨也絢麗赫奕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密重固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方氏慤曰反坵者爵坵也崇坵者圭坵也凡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坵所

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宗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 輔氏廣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案鄉飲酒禮尊於房戶間賓主共之也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間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以其高則讀亢以其安則讀康鄭陸二義俱可通並存之 又案

此以上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然即其所言細覈之則周公廟所用皆前代天子之禮樂其與周同者皆降王禮一等則當時所僭亦微矣不得以此記及魯頌所無者誣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

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

孔疏鉤曲

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闈也虞質未有鉤矣

大路木路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 陳氏祥  
道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  
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道故禹  
之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  
其制略殷之道略於周故車以之 輔氏廣曰虞夏  
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

通論方氏慤曰曰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  
以上下之所通或以鉤車為兵車司馬法言鉤車先

正是已以尊者之所獨故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  
是殷以大路祀

存疑鄭氏康成曰乘路玉路也 陳氏祥道曰乘路

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玉路玉為陽之精而其  
制文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方氏慤曰巾車  
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也

辨正王氏炎曰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  
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

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綏鄭讀  
綏今如

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所謂大麾書

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孔疏書牧誓文引  
之者證白旄以指

麾是大  
麾也

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

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疏引周禮者巾車職文  
明天子所用魯亦當然

孔

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大白白色旗大赤赤

色旗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陳氏祥道曰旂之制

始於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綏當為緜讀如冠蕤之蕤緜謂注

旄牛尾於杠首有虞氏當言綏 孔疏虞質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縵 夏

后氏當言旂 孔疏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縵 此蓋錯誤也

案詩淑旂綏章朱註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注於旂  
竿之首為表章則不必改讀綏又子華子言舜建太  
常是旂始於舜陳氏謂夏又加綏以致飾甚當不必  
如鄭孔旂綏互易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  
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駱音洛鬣力輒反蕃字又作  
番音煩駢息營反又呼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  
為純白凶也駢剛赤色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



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馬黑白相間而鬣黑  
殷尚白故頭黑而鬣白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  
而用赤鬣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剛壯也駢言剛則  
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 方氏慤曰馬以毛物  
為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剛  
公羊作牴蓋牛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

通論陸氏佃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  
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

馬蕃鬣即視乘駮殷白牡周駢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

著直  
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泰用瓦

孔疏考工記有虞氏  
尚陶故知泰尊用瓦

著著

地無足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用四代尊也然或用

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用之耳殷尊無足則泰

壘犧並有足也 方氏懋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

尊蓋彼名其實此名其義故也著如附著之著下無

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斝音嫁又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孔

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名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方氏慤曰斝殷尊名而爵亦名之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考之爾雅鐘之小者謂之棧夏爵命之以棧蓋其制卑淺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棧象棧爵象雀而罍有耳焉詩曰洗爵奠罍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棧罍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故記曰棧罍及尸君非禮也

存疑陸氏佃曰棧以齊言罍以鬯言爵以酒言知然

者盎齊亦或謂之醖酒盎尊一名罍彝知之也

案於爵曰殷以罍灌尊亦曰殷以罍一名而異制抑所受之量有不同者與皇氏謂周爵但用爵形而不畫飾孔氏據周禮大宰贊玉爵駁之謂飾以玉然夏后氏以琖琖亦從玉殷尚質度不質於夏則罍亦以玉飾與陸言齊言盎其說未確彝亦尊屬非爵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夷作彝勺市灼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

夷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

孔疏周禮司尊彝職文雜彝盛明水

鳥彝盛鬱鬯罍

彝黃彝亦然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灌尊

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畫

雞於彝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刺鏤通刺勺頭蒲謂合

蒲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末微開也

方氏懋曰灌尊所以實裸鬯之尊也勺用以酌酒

者疏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通論陳氏祥道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雞彝者或刺木為雞形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蕢讀為古若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藥拊芳甫

反搏音博  
拊居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蕢當為古籥如笛三孔伊耆古天子有天下之號拊搏以葦為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

指擊謂祝啟皆所以節樂者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

氏穎達曰此明魯用古代之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 方氏慤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鞀革之聲故也以由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



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極於四代則文質具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方氏慤曰拊搏拑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拑琴瑟以詠同義陳氏祥道曰古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亦始於此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

案古史神農伊耆氏唐堯亦伊耆氏漢王符帝系篇稱堯為神農後是伊耆氏為古帝號審矣陳氏謂周不當以帝號名官故疑非帝號非確有所據也本文數四代之樂器而曰搏拊拑擊則四者斷為樂器無疑以韋為鼓謂之搏拊見於賈子執拊控楫似萬物見於荀子書方氏分樂與器為二亦未的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

也名敖

孔疏案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案史記魯

公生考公酋酋弟煬公熙熙生幽公宰宰弟魏公潰潰生厲公擢擢生獻公具具生慎公濞濞弟武公敖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

祧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

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

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作記之人盛美魯家

之事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通論王氏炎曰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煬公之廟毀而復立場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場宮以罪季氏而比武公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

宮周學也

廩力甚反  
類音判

正義鄭氏康成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棗盛之委焉

孔疏委謂委積

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

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孔疏古者以下大司樂文於

此祭之

孔疏大司樂祭於瞽宗是也

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棗盛

通論張子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

解之不可解何必強為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方氏慤曰米廩藏養人之物庠亦以善養人也射以序進主於禮瞽宗樂祖在焉孟子言殷為序而此以夏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案此學名虞夏與王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

周鄉學州序習射則取義於序黨庠養老則取義於庠故王制亦曰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頌惟言泮宮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與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為夸耳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

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

孔疏貫與

崇連文故知貫國名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對故知封父亦國名

古

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

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孔疏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

存疑陸氏佃曰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與



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白

弓繡質龜青純

案舊說皆以龜為卜龜獨陸氏以為龜名繁弱而引公羊以證之春秋書

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何以於二物外增一龜宜龜即弓背與但以弓名名龜終屬無據

輔氏

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

媯之笙簧

縣音玄下同鍾章凶反本作鐘說文作鍾字林之用反媯徐古蛙反又古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

也縣縣之箕虞也殷頌曰植我叢鼓

孔疏那之篇置我叢鼓鄭注置

讀曰植引以證殷楹鼓

周頌曰應棘縣鼓

孔疏引有磬之篇證周縣鼓

垂堯

之共工

孔疏舜典垂作共工

女媧三皇承宓犧者

孔疏帝王世紀女媧氏風

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

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

孔疏聲解

和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疎相間

陳氏祥

道曰離磬特縣之磬案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

鐘鄭注磬亦編而於鐘言之者鐘有編有不編也其不編者鐘師擊之據此則磬無不編矣劉氏云特磬

十二鐃鐘十二依辰次列之蓋皆十二者以各中一律也則作樂時始一鐘終一磬所謂特磬鐃鐘也特

者大而編者小矣

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無句作磬

孔疏皇氏

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

孔氏穎達曰垂作調和之鐘叔作編

離之磬女媧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方氏慤曰

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龔本又作筍 恤尹反 虞音巨 翬

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龔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龔飾之

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箕以大板為之謂

之業

孔疏設業設虞業虞相對故知業則箕也

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

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翬載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箕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

牙樹羽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翬

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 方氏懋曰

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箕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翬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并云虞者  
盖夏時筍虞之上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別或可因龔  
連言虞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  
峻虞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  
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翬

案此筍虞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也魯亦周之飾龔  
虞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朱子詩傳龔上大

板刺之截業如鋸齒曰業於業上懸鐘磬處又以米色為崇牙狀縱縱然是崇牙即業上如鋸齒處陳氏謂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恐未必然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琕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敦音

對又都雷反琕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黍稷器

孔疏敦與瑚琕共簋簋連文故云皆黍稷器也

制之異同未聞

孔疏鄭注周禮舍人方曰簋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琕之器與簋異

也同陸氏佃曰兩敦黍稷四琕黍稷稻粱六瑚黍稷

稻梁麥苽八簋黍稷稻梁白黍黃梁稭稊 吳氏澄  
曰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梁名簋 陳氏澔曰少  
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器  
有蓋有首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言兩敦四琏六瑚八簋者言魯  
所得惟此耳 方氏慤曰曰敦曰琏曰瑚曰簋則所  
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陸氏佃曰敦設以對故謂之敦兩敦則四故謂之琏

珣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匭以此

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棋俱甫反楬徐苦瞎反又苦八反獻鄭素何反陳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巖之言屨也

孔疏屨謂足橫辟不正

謂中足

為橫距之象

孔疏謂巖足間有橫似有橫屨之象

周禮謂之距

孔疏言周代禮

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

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

孔疏棋枳之樹其枝

多曲橈殷俎似之

房謂足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

孔疏周俎



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魯頌曰

豆大房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陳氏祥道曰

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

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方氏慤曰椀者斷木

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歲者於足間如橫木焉植

為立橫為歲故也楬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撓之形則

於是為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楬豆以木為柄若

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以玉也周祭

祀之豆為疏刻之形則燕享之豆不疏刻矣司尊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此皆漸增其飾也

通論陸氏佃曰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滕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固足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陳氏祥道曰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案鄭孔於獻尊獻豆皆讀莎謂刻之莎莎然殊無所

據陳氏謂獻言其用則夏殷之豆寧不用以獻邪亦未確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正義鄭氏康成曰韍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

服

孔疏易因卦九二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故知韍為祭服

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

變化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韍制 方氏

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



其等與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正義鄭氏康成曰氣主盛也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

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首  
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  
黑為勝赤心赤也殷尚白為勝青肝青也周尚赤為  
勝白肺白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  
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雷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故也士冠有齋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孔疏案儀禮設

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孔氏穎

達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 方氏慤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

通論鄭氏康成曰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

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

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孔疏引昏禮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

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百二十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兼有四

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魯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



六十職蓋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備其數也但記者  
感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 方氏慤曰  
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與此不同何也  
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  
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  
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以虞之官其實五  
十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周三百  
六十此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

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壘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記時

周官亡矣

案此舉大數耳作記者未必舉周官一一數之且此時冬官未必亡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宗牙周之璧翬

綏鄭讀綏

綢吐刀反

徐音籌

正義鄭氏康成曰綏亦旌旂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

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

孔疏前篇虞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旂又飾以崇牙故

云恒也

此旌旂及翬皆喪葬之飾

孔疏前文崇牙璧翬是飾冀虞此與夏后

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旒夏也故知喪葬之飾

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

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

疏孔

引周禮證葬有旌旂及翣之義

天子八翣皆載壁垂羽諸侯六翣皆

載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載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旂曰素錦綢杠纁白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旂之飾周亦武取天下殷既以崇牙為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崇牙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壁陳之以障柩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  
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傳文專反弑本  
又作殺音試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  
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 孔氏穎達曰言土鼓鞀籥  
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氏笙簧非惟四代而已此言  
四代據其多者言之耳亦有但舉三代者四代服器  
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

是周末惟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案此以上因天子所賜禮樂之盛因言魯所有禮樂之器如其多以繼之當別為一章

辨正鄭氏康成曰春秋時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疏羽父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是三君弑也

朱

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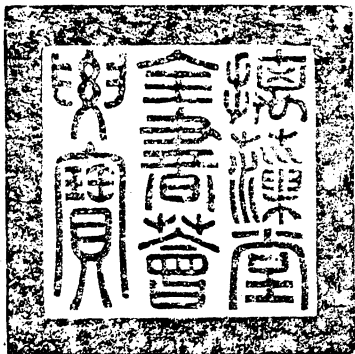
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  
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髻而弔俗之變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  
之於後美大魯國 陳氏澔曰此主於夸大魯國故  
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  
魯之禘郊非禮也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案此篇誣妄先儒所駁甚明然魯畢竟勝似他國孔  
子言一變至道齊仲孫言魯秉周禮晉韓起言周禮

盡在魯則天下以為有道不妄夫以惠僖之僭天子  
三家之僭諸侯已失禮樂之本而周公魯公之化猶  
漸於人心藉此區區禮樂之文猶足以綿延其國况  
以仁人而用禮樂若子所云一變至道更當何如邪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左顯若